

萬 有 文 庫

第 一 集 一 千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石 頭 記

(一)

曹 霽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033
1612

石 頭 記

(一)

曹 霏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001981

增評補圖石頭記總目

第一冊

卷首

原序

讀法

護花主人摘誤

明齋主人總評

讀花人論贊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音釋



護花主人批序

護花主人總評

大某山民總評

或問

題詞

大觀園圖說

第二冊

卷一

卷二

卷三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卷四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卷五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卷六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卷七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卷八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第二冊

卷九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卷十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卷十一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卷十二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卷十三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卷十四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卷十五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卷十六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第四冊

卷十七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卷十八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卷十九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卷二十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卷二十一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卷二十二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卷二十三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卷二十四

醉金剛輕財尙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第五冊

卷二十五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卷二十六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卷二十七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冢黛玉泣殘紅

卷二十八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卷二十九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卷三十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癡及局外

卷三十一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卷三十二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六冊

卷三十三

手足眈眈小動脣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卷三十四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卷三十五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卷三十六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卷三十七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卷三十八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卷三十九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卷四十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七冊

卷四十一

寶哥哥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卷四十二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八冊

卷四十三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卷四十四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卷四十五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卷四十六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卷四十七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卷四十八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卷四十九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臚

卷五十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五十一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卷五十二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卷五十三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卷五十四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卷五十五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卷五十六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九冊

卷五十七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翠

卷五十八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卷五十九

柳葉渚邊噴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卷六十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卷六十二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卷六十三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卷六十四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第十冊

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卷六十六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卷六十七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卷六十九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卷七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卷七十一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第十一冊

卷七十三

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卷七十四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卷七十五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識

卷七十六

凸碧堂品笛感淒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卷七十七

俏丫鬢抱屈天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卷七十八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卷七十九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卷八十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謔妬婦方

第十二冊

卷八十一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卷八十二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癡魂警惡夢

卷八十三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卷八十四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卷八十五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卷八十六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卷八十七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第十三册

卷八十九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卷九十三

失棉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卷九十一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卷九十二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明珠賈政參聚散

卷九十三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卷九十四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卷九十五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卷九十六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嬰兒迷本性

第十四冊

卷九十七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卷九十八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卷九十九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閔邸報老舅自擔驚

卷一百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卷一百一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卷一百二

寧國府骨肉病災禳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卷一百三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味真禪雨村空遇舊

卷一百四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第十五冊

卷一百五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卷一百六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卷一百七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卷一百八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卷一百九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卷一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卷一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仇讎趙妾赴冥曹

第十六册

卷一百十三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卷一百十四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卷一百十五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卷一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卷一百十七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卷一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卷一百十九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卷一百二十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原序

石頭記是此書原名。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本目錄一百二十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二十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榫。然漉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版。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書成因竝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於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得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淺淺焉。小說之是講。不亦鄙且陋哉。雖然。物從其類。嗜有不同。麋鹿食薦。螻且甘帶。其視薦帶之味。固不異於梁肉也。余菽麥不分之無僅識。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小之人。見至小之書。猶麋鹿螻且。適與薦帶相值也。則余之於石頭記。愛而讀之。讀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石頭記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用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石頭記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誠。通其說者。且與之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余曰。客亦知夫天與海乎。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卽管外之天也。以蠡測海。蠡中之海。卽蠡外之海也。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并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別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語小莫破。卽語大莫載。語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石頭記作者。旣自名爲小說。吾亦小之云爾。若夫禍福自召。勸懲示儆。余於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無以難曰。子言是也。卽取副本藏之而去。因書其言。以弁卷首。

道光壬辰花朝日吳縣王希廉雪香氏書於雙清仙館。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法（附）補遺一條 訂誤一條

石頭記一書。不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而不知反面也。間有巨眼能見知矣。而又以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一經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如指上螺紋。一目了然。方知石頭記之造孽與否。豈不大妙。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

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莊騷寓本旨。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

學庸周易莊騷國風春秋。是正傳。石頭記則竊衆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

致堂胡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是以較諸小說居上。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一言以蔽之。左氏曰。譏失教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石頭記一漸字。

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惟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故卽以此語轉贈石頭記。

是書用筆。取法於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

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借徑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

石頭記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石頭記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梅者尤深。

金瓶梅演冷熱。石頭記亦演冷熱。金瓶梅演財色。石頭記亦演財色。

寶玉有名無字。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又先天本來無字也。

是書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接寫者必是寶釵。寫寶玉同寶釵事跡。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有接以他人者。

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

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人。致蹈殺機而不覺。寫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這兩種人都做不得。

或問是書姻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玉。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

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於海。海處東南陽也。金生於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此爲林爲薛。爲木爲金之所由取義也。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非演寶黛釵。凡演天人定勝。其人如王道王醫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舉。而非演劉老老。換湯不換藥。如此而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

書中詩詞各有隱意。若謎語然。口說這裏。眼看那裏。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摹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說。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

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卽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麾如意。

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人或以爲笑柄。不知道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實脾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是書又總分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至三十六回夢兆絳芸軒。爲第一支。以劉老老爲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鍾受之。以北靜王證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九回吞生金自逝。爲第二支。以鴛鴦爲主宰。以薛寶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證之。自七十一回無意遇鴛鴦。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嫗。爲第三支。以劉老老鴛鴦合

爲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證之。是又通身大結構。

一部石頭記。灑灑洋洋。可謂至矣。無一句不是妙文。一部石頭評。瑣瑣碎碎。可謂繁矣。閒有千百剩義。是希善讀者。觸類旁通。以會所未逮爾。

是書之傳聞於世也久矣。痛無真能讀真能解者。甚有耳食者。目爲淫書。是亦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耳。

有謂此書祇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是何言與。但觀其通體結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綫。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全無差別。則所增之四十回。從中後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增入耶。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賞。使誰增半回不能也。何以隨聲附和者之多耶。

是書收結。有文妙真人云云。乃繳清全部。是人間之真真妙文也。其如讀者不知何石頭記有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諸名。夫名者自命也。其形从夕从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謂之名。是書乃明敍石頭所記之事。故原名之曰石頭記。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敍寧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敍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石頭記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敍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卽敍榮府情事。乃轉詳於寧而略於榮者。緣賈府之敗。造釁開端。實起於寧。秦氏爲寧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於寧。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敍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敍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真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敍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敍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秦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敍寧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

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與一利卽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敘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寧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誤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串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寧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寧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石頭記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尙有小段落。或夾敘別事。或補敘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綫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於各回中逐細批明。

石頭記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真假二字。讀者須知真卽是假。假卽是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

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此論極當

此外何嘗實有其人然天地間亦何嘗無此等人

此論雖未免穿鑿然論來頗近人情

石頭記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寧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寧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黛玉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卻主。寶釵卻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賓。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實有其人。不過借以敘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此老嫗收拾殘碁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

石頭記專敘寧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敘得詳細。

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於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石頭記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

不愧此四字

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眞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石頭記一書。有正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碁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禽魚。鍼薺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

寶釵言其有德有才未免過褒

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寧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爲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實吃虧四字。仁厚誠實。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費。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於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卻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於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石頭記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而批之。真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護花主人摘誤

石頭記結構細密。變換錯縱。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誤。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是極
吾亦疑之必有挂
漏舛錯無疑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寧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寧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誤填。非作者原本。

論得細

凡上下兩回交接處其情事不相貫者全書只此一回

尙無礙理

尙無礙

尙無礙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櫳翠菴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菴。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卽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卽是櫳翠菴。維時妙玉若已進菴。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尙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繙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鍼腳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繡之理。似于女紅欠妥。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曾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蓋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著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卽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千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疏漏。

此等處其實疏漏

此亦膠柱之見

此評亦的

亦膠柱之見

六十七回。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疏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賈璉見屍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亦似疏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丫頭。恩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著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蟾噪鬧。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一十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鬪榘。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真還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即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至瀟湘妃

本是空中樓閣何妨絕跡飛行

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嬪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邢岫烟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某山民總評

賈母第一會尋樂人亦第一不解事人。

元妃之歸枕霞獨不與而自識南安太妃。故姜季南有詩云。愁雲不預宮車會。獨識南安

老太妃。

薛姨媽寄人籬下。陰行其詐笑臉。沈機書中第一尤好處。在搬入瀟湘館。

李嬌娘來時坐雇車。一府皆笑。豈知自亦爾。

甄夫人之來。爲取寄帑耳。豈知又遭抄去乎。

劉老老攜巧姐去。是謂潛飛。

指襲人爲妖狐。李嬖嬖自是識人。

宮裁得禮之正。故父名守中。

鳳姐壞處。筆難罄述。但使事老祖宗。作一猴婢。自是可兒。

寶釵奸險性。生不讓乃母。

鳳之辣人。所易見。釵之譎人。所不覺。一露一藏也。

二姐墮胎。爲鳳姐生平第一罪。

人謂鳳姐險。我謂平兒尤奸。蓋鳳姐亦被其籠絡也。

湘雲未見園中另住。記賈母之不袒母族。以反襯王夫人也。

懷古詩謎。人有猜之者矣。予未敢深信。

迎春花開於春先。春初已落。是爲不耐東風。

賈氏孫男俱從玉旁。探春玫瑰之名。恰有深意。不獨色香刺也。

惜春獨善丹青。早爲臥佛張本。

姜季南詩。謂鴛鴦之死。半殉主。半殉節。殉節之意。於襲人赦老口中見之。又於喫口脂時。

知之非唐突也。

婢名琥珀。以喻長在松根。賈母松也。

送殯之去。但藏珍珠琥珀於上房。是失檢處。亦誨盜處。

鸚哥者。紫鵲舊名珍珠者。襲人舊名賈母。補此二人。欲使寶黛如在膝下也。

尤氏以婦人一味不妬視男子。爲可有可無。毫無關切。其情尙可問哉。

秦情也。情可輕而不可傾。此爲全書綱領。

賈珍一生昏憤於寶珠之事。益信。

秋桐定屬邢夫人以鴛鴦之故。授意使其來擾。豈知反爲鳳姐所使。

王夫人代襲人行妬。於晴雯一事尤謬誤。

花襲人者。爲花賤人也。命名之意。在在有因。偶標一二。餘俟解人自解。

一人有一人身分。秋紋諸事。每覺器小。鏡卽月也。鏡中相射。是爲麝月。

鳳姐之嫉黛玉。固由畏忌。亦由小紅在側。爲齋中語。故定多暗中播弄也。未曾真個消魂者。茜雪一人而已。

妙玉於芳潔中。別饒春色。雪裏紅梅。正是此意。

香菱家室遭焚。遇人不淑。英蓮者。終身火中蓮也。

雪雁之不返江南。作者有餘痛焉。

鳳生之日。卽釧生之日也。水仙一祭。井中人無恨矣。擬曰洛神卻切。

彩雲爲惡姻緣。

一著錯。滿盤輸。故以司棋名之。

侍書罵王家的。勝乃主之打。

紫鵲從四姑娘出家。所謂主未成。雙婢卻作對。一僧一尼之謂也。

鶯兒絡玉一筆直貫。一百零九回。妙合而凝。一語刺釵也。

柳女曰五兒五者窩也。北音五讀如窩。

彩霞於寶玉寫經時。燈後神情獨妙。

瓶梅斜抱。定是小螺。

木頭無聲全憑橘樹有刺。

翠墨私囑小蟬。致滋紛擾。故解語花有妙。有不妙也。若彩屏不同清靜。去紫鵲遠矣。文杏爲釵婢。蘅蕪秋院而亦惹春風。著一杏字。所以刺寶釵遠矣。戴若恩石崇輩不及一岫烟之篆兒。

善姐必爲王鳳姐所使。

小鵲本來報喜。反致受驚。故吉凶不在鳥音中。

傻大姐一笑死晴雯一哭死黛玉。其關係不小。

林家死絕一語。雖屬率爾。何堪入林之孝妻之耳乎。

一樣爲奴。獨依兩姓。奴何不幸而爲贈嫁之奴。如周瑞家的是已。

鮑二嫂曰閻王尤三姐曰夜叉。都爲二奶奶定評。

秦顯家的以五日京兆。卽時撤委。

打王善保家的。僅僅一掌。我猶恨其少。

若彩霞者。奈旺兒媳婦何。若玉桂媳婦亦被玫瑰花刺者。

於鴛鴦辱金文翔媳婦。浮一大白。更罰東風一大白。東風赦老也。

吳貴婦宜配包勇。

多姑娘之於璉兒。醜態可掬。

文官爲梨香班首。芳官侍寶玉。抹墨二字。玉哥定從戲字上生出。然其情可想。藕官侍黛玉。玉與寶玉恨不作女兒同心。故曰一流人。蕊官以女兒學旦。輕車熟路。釵之來住。梨香院後作戲院刺之者深矣。葵官侍湘雲。色配淨。荳官侍寶琴。色配丑。艾官侍探春。色配外。茄官侍尤氏。色配老旦。齡官與寶官。玉官俱屬先去。警幻仙姑第一淫人。玉猶後焉。兼美爲釵黛關鎖。

寶玉。婉孌行。獨壓平日之作。蓋社中不欲諸女一人下第。深情體貼。故藏才焉。真真國女。真耶假耶。不過閒中點綴耳。

傅秋芳。真所謂處士虛聲者。

張金哥。死而有知。必爲厲鬼。相報。

劉老老。於若玉爲抽柴之說。真所謂滿口胡柴。

王作梅。作張小姐之媒。故名作梅。

嬌杏。以婢作夫人。何等微倖。

紅衣女。亦無中生有。

可人一曇花耳。

北靜王爲玉哥生平第一知己。

政老謂寶玉哄了賈母十九年。吾謂被哄者甚衆。○據癡人說夢。十九年作二十年。以霸王虞姬擬小柳小尤亦新而切。

姜季南詠秦鍾句云。優尼戲罷伴僧眠。僧謂寶玉。蓋討智能之便宜。以供寶玉之算帳也。蝌與菱獨有深情。自在意言之表。若金桂者。我亦不敢奉命。

敗子回頭真寶貝。故曰甄寶玉。

賈蘭者。賈蘭也。賈蘭中而賈氏闌珊矣。

賈蓋真是假牆。廟中固多此物。然一入廟中。便如將軍何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明齋主人總評

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綿悱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其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朦覺賸。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旨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

末二語是讀石頭記之法。已包括無遺。

新興文猶易而眞字卻難。此書之所以困難見好也。

書中無一正筆。無一呆筆。無一複筆。無一閒筆。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後面渲染出來。中有點綴。有剪裁。有安放。或後回之事先爲提挈。或前回之事閒中補點。筆臻靈妙。使人莫測總須領其筆外之神情。言時之景狀。

作者無所不知。上自詩詞文賦。琴理畫趣。下至醫卜星相。彈碁唱曲。葉戲陸博諸雜技。言來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

全部一百二十回書。吾以三字概之曰眞。曰新。曰文。

名姓各有所取義。賈與甄。夫人知之矣。若賈母之姓史。則作者以野史自命也。他如秦之爲情。邢之爲淫。尤之爲尤物。薛之爲雪。王之爲忘。林之爲靈。政之爲正。璉之爲戀。環之爲頑。瑞之爲瘁。湘蓮之爲相憐。赦則言其獲罪也。釵則言其差也。黛則言其代也。紈則言其完節也。晴雯言其情文相生也。襲則言其充美也。鴛鴦言其不得雙飛也。司棋言

的評

其。斷。奇。也。鶯。爲。出。谷。言。其。得。隨。寶。釵。也。香。菱。不。在。園。中。言。與。香。爲。鄰。也。岫。烟。同。於。就。烟。言。其。無。也。鳳。姐。欲。壑。難。盈。故。以。豐。爲。之。輔。平。爲。之。概。顰。卿。善。哭。故。婢。爲。啼。血。之。鵲。雪。中。之。雁。其。餘。亦。必。有。所。取。特。粗。心。人。未。曾。覺。悟。耳。

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點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

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苦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縷塵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卽云爲人記事吾亦不信也

公子之名上一字與薛家同下一字與林家同自己日趣於下父母必欲其向上泊乎飄然遠去則又不上不下

所引俗語一經運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鑪錘

寶玉於黛玉木石緣也其於寶釵金玉緣也木石之與金玉豈可同日語哉

人憐黛玉一朝奄忽萬古塵埃穀則異室死不同穴此恨縣縣無絕予謂寶釵更可憐纔成連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絕無眷顧反不若齋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也要之均屬紅顏薄命耳

奇論亦妙論

或指此書爲導淫之書吾以爲戒淫之書蓋食色天性誰則無情見夫釵黛諸人西眉南臉連袂花前月底始是鶯儔燕侶彼村婦巷女之憨情妖態直可糞土視之庶幾懺悔

此書雖空中結撰
必有所實指

了竊玉偷香膽。

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

自古言情者無過西廂。然西廂只兩人事。組織歡愁。摛詞易工。若石頭記則人甚多。事甚雜。乃以家常之說話。抒各種之性情。俾雅俗共賞。較西廂爲更勝。

白門爲六朝佳麗地。係雪芹先生舊遊處。而全無一二點染。知非金陵之事。且鳳姐臨終時。聲聲要到金陵去。寶玉謂他去做甚。又於二十五回云跳神。五十七回云鼓樓。西八十三回云衙衙。八十七回云南邊北邊。明辨以晰。益知非金陵之事。

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

據姜季南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二姐之評最的。

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卽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烟如荷。寶琴如芍藥。李綺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茶蘼。妙玉如簷蔔。平兒如桂。香菱如玉蘭。鴛鴦如凌霄。紫鵲如蠟梅。鶯兒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襲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楊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遊於其中者。則怡紅公子也。

昔賢詔人讀有用書。然有用無用。不在乎書。在讀之者。此書傳兒女閨房瑣事。最爲無用。

而中寓作文之法。狀難顯之情。正有無窮妙義。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無用。是人之無用。非書之無用。

頭腦冬烘。輩斥爲小說不足觀。可勿與論矣。若見而信以爲有者。其人必拘見而決其爲無者。其人必無情大約。在可信可疑。若有若無。間斯爲善讀者。

人至於死。無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釧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慘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駭黛玉之死也。使人傷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惱賈母之死也。使人羨鴛鴦之死也。使人敬趙姨娘之死也。使人快鳳姐之死也。使人歎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無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筆不同也。

昔仲春之夕。與友會飲。晦香居。酒旣曄。各述生平奇夢。一客曰。吾曾夢歷天庭。手搦星斗。雲霞拂衫。褒下視城郭。蠕蠕欲動。一曰。吾夢爲僧。結廬深山頂。覺爾時萬緣俱寂。一曰。吾夢得窖銀數百萬。遂治園亭。蓄姬媵。食必珍羞。出必車馬。座上客滿。譽聲盈耳。若固有之矣。一曰。吾夢與靈均談。維時蘭蕙百晦。香沁心腑。徐叩天門。招魂諸篇。意義笑而不答。一曰。吾夢涉海。汪洋萬頃。四顧無人。不知身之所如。一曰。吾夢錦標簪花。以歸。一曰。吾夢諸兒成立。侍養無缺。一曰。吾夢殺賊。振臂大呼。羣醜悉竄。盜魁偏強。引刀斬之。鬪骸滾地。血濺衣履。一曰。吾夢至地獄。見斷手缺足者。現諸苦惱狀。一曰。吾夢爲勾飢。

凡諸公之所夢此書無不夢之

如此讀法真善讀此書者所言極是

腸作鳴沿門叫呼。訖無一應。余時不語。客詰之。余曰。備聞諸夢幻也。壯也。清也。妖也。醜也。諸公之夢。皆吾之夢。吾多夢。吾亦無夢。且與諸公同讀石頭記一夢。

余自歎年來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想。祇鏡奩間。尚恨恨不能去。適來無事。雨窗展此。唯恐濺溼。竊謂當煮茗讀之。燕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

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無毫釐似處。不過珍愛倍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

二知道人說夢曰。寶玉如主司。金釵十二爲應試諸生。迎春探春惜春。似迴避不入闈者。湘雲李紋李綺。似不屑作第二想。竟不入闈者。岫烟寶琴。業已許人。似隔省遊學生。例不入闈者。紫鵲鶯兒。似已列副車。臨榜抽出者。寶釵似頂冒而僥倖中式者。襲人似以關節中副車者。其餘諸婢。似錄遺無名。欲觀光而不能者。吾謂黛玉似因奪元而被擯者。可卿似進場後斃於號舍者。妙玉鴛鴦似弗工時藝。不及入闈者。金釧晴雯似犯規致黜者。平兒香菱似佐雜職不許入闈者。五兒似繳白卷者。小紅似不得終場者。芳官四兒似未入泮。不敢入場者。他若李紈尤氏鳳姐諸人。皆紛紛送考者耳。

又云。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寶玉色中之精細。鬼賈環色中之偷生。鬼賈蓉色中之刁鑽。鬼賈瑞色中之饑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吾謂秦鍾

色中之倒運。鬼湘蓮。色中之強。鬼賈薺。色中之倒塌。鬼焙茗。色中之小鬼。
賈媪生二子一女。赦之出也。愛其媳政之出也。愛其子敏之出也。愛其女其爲愛也。公而
溥。

小說家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是書則由歡而悲。由合而離。遂覺壁壘一新。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或問

或問石頭記伊誰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

或問石頭記爲子意中之書。而獨翻妙玉之案。則何也。曰予亦不自知其何心。第覺良心

上煞有過不去處。

或問子能作寶玉乎。曰能。何以痛詆襲人也。笑曰。我止不能爲襲人之寶玉。

深心人斷定寶釵

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許也。

末句著

或問寶釵深心於何見之。曰在交歡襲人。

或問襲人不可交乎。曰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不識

寶釵何人也。吾不識寶釵何心也。

能於小見大

或問寶釵與襲人交。豈有意耶。曰古來奸人干進。未有不納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寶釵之爲寶釵。未可知也。

或問寶釵與黛玉孰爲優劣。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情。黛玉

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襲人與晴雯孰爲優劣。曰襲人善柔。晴雯善剛。襲人用屈。晴雯用直。襲人徇情。晴雯

以上兩節俱的當

任性。襲人做面子。晴雯絕塵埃。襲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石頭記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

或問石頭記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

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地藏菴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薈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二姐。則無情影也。

或問藕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銷魂影子。

或問齡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離魂影子。

或問傻大姐是誰影子。曰是醉金剛影子。

或問寶玉古今人孰似。曰似武陵源百姓。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賈長沙。寶釵古今人孰似。曰似漢高祖。湘雲古今人孰似。曰似虬髯公。探春古今人孰似。曰似太原公子。寶琴

古今人孰似。曰似藐姑仙子。平兒古今人孰似。曰似鄭子產。紫鵲古今人孰似。曰似李令伯。妙玉古今人孰似。曰似阮始平。晴雯古今人孰似。曰似楊德祖。劉老老古今人孰

似。曰似馮驩。鳳姐古今人孰似。曰似曹瞞。襲人古今人孰似。曰似呂雉。

或問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曰妻之處晴雯也將如何。曰妾之處芳官等也將如何。曰子

以芳官爲子女恐未確

以湘爲友以平爲
賓二語最妙

有見識有斷制不
作錚錚細響者

黛玉家資盡歸賈
氏語恐未確

不知林氏之財盡
歸賈氏於書中究
無明文卽賈璉有

女之處紫鵲也將如何。曰臣之處湘雲也將如何。曰友之處平兒也將如何。曰賓之處探春也將如何。曰宗師之處寶琴也將如何。曰君之處寶玉也將如何。曰佛之處黛玉也將如何。曰仙之。

或問何以蓄劉老老也。曰俳優之何以蓄鶯兒等也。曰奴之何以蓄鳳姐也。曰賊之何以蓄襲人也。曰蛇蠍之。

或問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石頭記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石頭記可不作矣。且卽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鬢。法乎否耶。不遊之師友。而遊之姊妹。法乎否耶。卽謂一誤不堪再誤。而用襲人則非其人。逐晴雯則非其罪。徒使僉人倖進。方正流亡。顛顛倒倒。畫出千古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貶之不亦宜乎。

或問鳳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則何也。曰不獨鳳姐利之。卽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葬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鳳實領之。脫爲賈氏婦。則鳳姐應算還也。不爲賈氏婦。而爲他姓婦。則賈氏應算還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則黛玉之死。死死於其才。亦死於其財也。

或問林黛玉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有明徵與。曰有。當賈璉發急時。自恨何處再發二三百萬銀子財。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此語安知其爲卽
林氏財乎此論亦
意而擬之不足據
信

以上三節吾終未
敢深信

或問林黛玉聰明絕世。何以如許家資。而乃一無所知也。曰。此其所以爲名貴也。此其所
以爲寶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將數百萬家資。橫據胸中。便全身煙火氣矣。尙得爲黛玉
哉。然使在寶釵。必有以處此。

或問石頭記有病乎。曰。有。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乃言在家時曾訓誥寶玉。豈三十以後
人尙能入選耶。其他惜春屢言小。巧姐初不肯長。長得太快。李嬖嫫過於龍鍾。諸如
此類。未可悉數。然不可以此疵之者。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虛烏有也。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讀花人論贊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爲寶玉爲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伊。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我故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此龍門得意之筆也。不圖於小品中見之。梅閣

林黛玉贊

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石頭記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並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

結句七字。無限感慨。無限深情。令古今天下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一齊淚下。我欲哭矣。梅閣

薛寶釵贊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慎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爲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微而婉。正而嚴。從知於古今人。不曾放鬆一個。梅閣

史湘雲贊

處林薛之間。而能以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顰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妍。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與顰顰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詆寶玉。經濟酸論。厭人聽聞。不免墮幾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撩於牀沿。夢態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榻藥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英雄本色。名士風流。文之不可揜如此。梅閣

賈探春贊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間。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春華秋實。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以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與。其氣之淑與。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
祥光繚繞。瑞氣氤氳。花中之牡丹也。梅閣

薛寶琴贊

薛寶琴爲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間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卽薛寶琴之薛乎。櫛翠菴之梅。非卽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姊妹脩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爲塵緣一念差。姊妹是誰脩得到。生時只許嫁梅花。

清微澹遠 梅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石頭記。其維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下。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夫鳳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左傳國策兩擅其美。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與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忌主矣。

漢之留侯。明之中山。差足以當之。眞能一粒粟現大千世界者。梅閣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當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眞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湮沒而不彰者。何可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偕母入賈氏之

祠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史云。大家夫婦未知死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鴛鴦者。殆鄭子產所謂得其所哉。梅閣

紫鵑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孝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鵑於黛玉。在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焉。嗚呼。其可及哉。

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危坐讀之。梅閣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玉。豪爽似湘雲。刁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似尤三姐。合衆美而爲人。是絕人而爲美也。人間那得有此。然不有鷹鷂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母能容否。

無端幽緒。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梅閣

晴雯贊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包舉不少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卞

一生取禍在此八字

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善。自。藏。當。不。致。遂。死。然。紅。顏。絕。世。易。啓。青。蠅。公。子。多。情。竟。能。白。璧。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絕。世。丰。神。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節短韻長。列贊中有數文字。梅闕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彷彿。顧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啞吡吡之雄。尙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石頭記者。且不暇爲金釧惜也。

賈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尙已。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爲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賈惜春贊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噴。鶯讒而燕妬者。真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妙玉贊

妙玉之刼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刼。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刼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概。而爲包勇所窘辱矣。其去也。有恨其不早者。而適芸林當事。刼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刼財爲重。刼人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刼。此賈芸林之孝。粧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境重遊。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刼也。我故曰。殆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無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見其常平。梅閣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亦愛之。然賦命羣芳爲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爲病。可卿獲於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并怨桃花。

風雅絕倫。梅閣

香菱贊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境。無不可

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熙熙然蓮花世界也其殆袁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馱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貴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卽古之帝與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

梅閣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穎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辣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騷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其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贊

以真爲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爲真無往而非真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爲真情因是由戲入真由真入魔由魔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而相與言情則寧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爲情哉

一片天機一點真機一味道機佛法不與焉

梅閣

蕊官荳官葵官贊

免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偷漓。往往有視沈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亡而求諸野。蕊官諸人。顧可少乎哉。

說得如許關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此物此志哉。梅閣

秋紋贊

國士衆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紋丫鬢中衆人耳。借他人之餘光爲自己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笑。訕罵已。惟頌德謳仁。何其誠也。是何等文章。使易處襲人之位。其晚節必有可觀。誰爲遏抑者。而竟以衆人終也。悲夫。

沈鬱頓挫。一往情深。梅閣

麝月贊

小人甘爲小人。又定不樂人爲君子。純乎眉山筆意。故必多方束縛之。挾持之。其不從者。必掘之使去。其從者。則暫借爲黨援。事成之後。亦必掘之盡去。如襲人之於麝月是也。麝月有爲善之資。不自振拔。往往爲所制伏。至不敢以真面目對寶玉。此亦少年銳進。苟且以就功名之誤也。豈知事尙未成。而秋宵伴讀。已不獲與差遣。其後悔何及哉。然寶玉出家。

猶及見襲人抱琵琶上別船去。或亦忠厚之報與。

功名中人無論已。卽道學中人亦不免中此病。文固慷慨悲歌以爲言者。梅閣

邢岫烟贊

斂才就範。抑氣歸神。此詣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到也。邢岫烟在親較寶釵。近在遇比黛玉。難然厚寶釵如彼。薄黛玉如此。人情概可知矣。秋水菱花。能無顧影自憐耶。乃漠然其遇。淡然其衷。不忮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則超超元箸也。謂非學養兼列之作。與攬其風度如披古會元風。

爛熟時文批語。用來異樣新鮮。是真能點鐵成金者。梅閣

李紋李綺贊

李紋李綺行事。無所見其大致。只於一二詩句彷彿之。倘亦南康公主。所謂我見猶憐者。也想其丰韻在明月梅花之間。良欲得爲友焉。

繡橘贊

己無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爲才也。己無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爲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真無用耳。繡橘才智。以輔探春。則不足以相迎春。則有餘。莫謂秦無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教哭者不能教眼。淚此卻正所以屢窘於安樂公也。木從繩則正。其如朽者何。迎春有二木頭之稱。故云。

庸流之遇。其害如此。豈獨繡橘之不幸哉。文極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梅閣

入畫贊

小題大做。在作文則見才思。在科罪則爲深文。入畫之事。若以之命題。則私下傳送四字。可以大發議論。包舉全史。若以之科罪。直不應輕律薄責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有以也夫。

蕙香贊

同生爲夫婦之語。不聞諸奶奶。奶經也。度亦小兒胡謔。聊以相戲云爾。而構釁者。乃直以爲。莫須有證據。池魚之殃。未有無辜如此者。而卒不聞一語自辨。豈以寶玉雞肋。固已食之。無肉棄之。良得耶。蕙香真晦氣也。

賈母贊

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況在所溺愛哉。寶玉於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見之數矣。賈母卽不爲黛玉計。獨不爲寶玉計乎。而乃掩耳盜鈴。爲目前苟且之安。是殺黛玉者。賈母非襲人也。促寶玉出家者。賈母非黛玉也。嗚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誰之過與。

賈政贊

晉趙盾弑其君。許世子弑其父。是此篇藍本。文固以春秋法作遊戲法者。梅閣

賈政迂疏膚闊。直徧宋襄。是殆中書毒者。然題園偶興。搜索枯腸。鬚幾斷矣。曾無一字之遺。何其乾也。倘亦食古不化者。與孔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政之流亞也。

王夫人贊

人。不。可。以。有。才。有。才。而。自。恃。其。才。則。殺。人。必。多。人。尤。不。可。以。無。才。無。才。而。妄。用。其。才。則。殺。人。愈。多。王。安。石。亂。天。下。賈。似。道。遂。失。天。下。王。夫。人。是。也。夫。人。情。偏。性。執。信。讒。任。姦。一。怒。而。死。金。釧。再。怒。而。死。晴。雯。死。司。棋。出。芳。官。等。於。家。爲。稽。其。罪。蓋。浮。於。鳳。焉。是。殺。人。多。矣。顧。安。得。有。後。哉。蘭。兒。之。興。李。紈。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治亂興衰之故實始於此作論贊者其有憂患乎 梅閣

賈元春贊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間。宜其多厚福也。然猶不永所壽。似庸才亦遭折者。說者謂其歉於壽。全於福矣。使天假之年。歷見母家不祥之事。傷心孰甚焉。天不欲傷其心。庸之也。越於史氏多矣。

李紈贊

李紈幽閒貞靜。和雍肅穆。德有餘矣。而不足於才。然正惟無才。故能闊淡以終。雖無奇功。亦無厚禍。淵淵宰相風度也。可與共太平矣。

姚善應變。宋善守文。人言姚之才高。吾謂宋之福大。梅閣

賈蘭贊

賈蘭習於寶玉。而不溺其志。習於賈環。而不亂其行。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然乳臭未脫。卽諄諄然以入股爲務。是於下下乘中。覓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寶玉猶深。嗣是而仕途中。多一熱人矣。嗣是而性靈中。少一韻人矣。可以救庸而不可以醫俗。惜哉。然而李執有子矣。

此便是熱中根子。於此見作者性情之淡。位置之高。梅閣

王熙鳳贊

鳳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向使賈母不老。必能駕馭其才。如高祖之於韓彭。安知不爲賈氏福。無如王夫人李執昏柔。愚懦有如漢獻。適以啟奸人窺伺之心。英雄之不貞。亦時勢使然也。騎虎難下。豈欺人語哉。然亦太自喜矣。

亦駘宕亦風流。極文人之能事。極文章之樂事。梅閣

賈巧姐贊

鳳姐一生權力。適足爲後人斂怨。媒鬻之報。人乘其後矣。而卒之臨危有救。豈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靈與。抑敬老憐貧。善足以敵之也。乃明珠欲墮。援來陌路之人。白璧無傷。媒作田家之婦。倘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有如是耶。爲之詠曰。聽罷笙歌樵唱好。看完花

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薛姨媽贊

優柔寡斷。至足以貽數世之憂。家與國無二理也。薛姨媽進旅退旅。有李東陽伴食之風。顧黛玉終身業已心及之矣。而卒未聞一言之薦。豈非姑待之說中之與。卒之黛玉死矣。寶玉出家。而寶釵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貽。誰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尤氏贊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爲不祥可知。尤氏見於書。已在徐娘半老之會。然風情固不薄也。設雞皮未皺。更復何如。氏之曰尤。蓋比於夏姬也。

傻大姐贊

傻大姐無知無識。蠢然如斃。而實爲石頭記一大關鍵。大觀園中落之故。實始於此。其宋之逐狗者與。楚之獻黿者與。抑周之賣槩弧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則以爲傻大姐而已矣。

絕大眼孔 梅閣

小鵲贊

鵲報喜者也。然鵲之小者。自忘其爲鵲。人亦共忘其爲鵲。不特忘之也。或且疑爲鴉。己亦自疑爲鴉。由是杯弓蛇影。總屬真情。鶴唳風聲。盡成實相。無所爲計。只獲將大千世界佛。

脚。歷。歷。徧。抱。而。佛。菩。薩。乃。在。極。樂。國。中。吃。吃。笑。不。休。真。堪。絕。倒。也。然。究。之。所。爲。不。失。爲。喜。也。謂。之。爲。鵲。誰。曰。不。宜。

偏能從無文字處做文字。莊老逸音。梅閣

小紅贊

杯弓蛇影之疑。有至死不悟者。起禍者不知也。受禍者不知也。卽嫁禍者亦不知也。然而禍自此始矣。則莫如小紅失帕寶釵聞之而故爲覓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無端而訾議者矣。況中其心病哉。則異日衆人之前。未有不力爲排擠者。黛玉厄而寶釵亨矣。若小紅者。其應刼之魔。與秦漢間發難之陳涉也。

始讀之以爲想當然耳。旣讀之曰。理有固然。三讀之曰。勢所必然。梅閣

柳五兒贊

繼晴雯而興者。有柳五兒。然已在平王東遷。康王南渡之後矣。雖曰英雄。其如無用武地。何。況臥榻之側。眈眈者已有人也。吁。嗟乎。當年渡口。桃花作意引來。此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五兒得毋有撫景神傷者乎。爰有眼淚別灑旂。

王景略相秦許魯齋仕元非本志也。英雄不甘淪落耳。梅閣

鶯兒贊

鶯兒憨態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嗜其馘。亦臥榻之側。所不容竚足者也。而襲人首薦之。毋

亦以寶釵之故。然而鄭靈之鼎已無異味矣。雖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後與秋紋麝月。不知所終。以意度之。大約比襲人脩潔。

翠縷贊

翠縷陰陽究論。如村童覆書。愈話愈亂。如竈嫗說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鑿鑿言之。便老生常談矣。安得爲詩瘋子婢哉。

劉老老贊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遊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款要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真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真肝膽真血氣真性情者。殆黠而俠者。其諸彈缺之傑者與。

今人只學得劉老老這一黠字。學不到劉老老那一俠字。文故以進之者。予之子劉老老。所以奪今人也。梅閣

板兒贊

蝶。吾知其戀花也。蜂。吾知其採花也。非蜂非蝶。不知戀。亦不知採。而能與花爲緣者。其花之蝨乎。板兒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嘔矣。惟蝨飽飲花露。倦臥花心。不識不知。真花花世界也。蜂蝶羨蝨。吾羨板兒矣。幾生修得到此。

有化工之筆。卽有化工之贊。天之不愛才。吾妬焉。梅閣

琥珀贊

古來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際連遭。遂成不朽之事業。從知盤根錯節。乃以別利器也。琥珀言談舉動。絕肖鴛鴦。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豈才有不逮與。亦遇之無奇也。則所爲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者。非不窮不亂。無節義忠臣也。特不見不識耳。由是言之。鴛鴦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其人如仙露明珠。其文似渾金璞玉。梅閣

玉釧贊

玉釧於寶玉。有不反兵之義。兄弟之仇。不反兵。徒以主僕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間。餘憾未平也。胡頰顏公子。又欲賣癡。愁作息夫人之蠱哉。卽使心機費盡。強博一笑於紅顏。而詞色不親。終帶三分乎白眼。於義有足多焉。

語語生稜。幾令人不敢捫讀。梅閣

焙茗贊

寶玉栽培脂粉。作養蛾眉。爲花國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仁厚澤。罔不淪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別無一知己。而能如人意。不盡如人意。莊也。而出之以謔。諧也。而規之以正。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大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而卒也無不行之言。嗚呼。其惟焙茗乎。

東方曼倩之儔也。

尤二姐贊

尤二姐容貌性情。兩無所惡。置身大觀園中。在在爲花柳生色。而顧不齒於羣芳者。徒以爲路柳牆花耳。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若是乎解之無可解也。然揚雄服事新莽。荀彧輔弼曹瞞。其所失與二姐未識如何。使一旦望漢來歸。其蹂躪踐踏之形。正復何如也。嗚呼。失身而不爲長樂老人。其悔豈可及哉。

賈蓉贊

賈蓉絕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與寶玉相反。寶玉憐香。賈蓉專能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蹂玉。花柳之盃賊也。鳳姐錯識人矣。然小意動人。頗能忘恨。故鳳姐終愛之。啜茗傳神。良有以也。

石頭記妙到恁地。論贊亦妙到恁地。吾何閒然。梅閣

賈璉贊

賈璉燒琴煮鶴。大殺風景。何樓市中物也。以配鳳姐。且在所辱。況平兒哉。然負荆一節。頗能自降。拔其幟而樹娘子幟。亦腹負將軍解風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風流壇外。作金剛尊者。

尤三姐贊

士爲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爲知己也。湘蓮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則舍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者。乃真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秀瘦皺透兼而有之。其米老相者石耶。梅閣

柳湘蓮贊

柳湘蓮一風流蕩子耳。尤三姐遽引爲知己。豈曰知人。然紈袴中無雅人。文墨中無確人。道學中無達人。仕宦中無骨人。則與其爲俗子。狂生。腐儒。祿蠹之婦也。毋寧風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幾見紈袴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罵殺爲其所罵者。亦點頭咋舌曰。快殺。梅閣

齡官贊

齡官憂思焦勞。抑鬱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然烏知非賁之過。卑而利已。無所輸乎。亦烏知非負之過。深而本已有所虧乎。是安得有放來生債者。預借一副眼淚爲今日揮灑地也。而其債將濫矣。危哉。賈薈何修而得此。

賈蓄贊

賈蓄市井小人耳。烏足以言風雅。然其於齡官。意柔柔而斐亶。情款款而紆縈。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鉢真傳。必有所自祖也。其寶玉大弟子乎。可與言情矣。

司棋贊

從古以過而剋爲奇節者。君子悲其志。未嘗不諒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過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繼之。非節非烈。何莫非節非烈也。蓋其志已定於搜賊時矣。觀過知仁。諒哉。潘又安贊

人當無可如何之際。計無所出。惟以一死自絕。此以死塞責者耳。非以爲樂也。若夫當死之時。無感慨。無憤激。無張皇。卻顧心平氣和。意靜神怡。其死也與哉。其歸也真。疊山所謂從容就義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來。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潘又安於情界中。身分極高。故能當得一道字。文固不妄用字者。梅閣

襲人贊

蘇老泉辨王安石姦。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姦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襲人者。姦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讒人人。忘其讒。約計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閒秋紋。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視之爲顧命寶釵。倚之爲元臣。向非寶玉出家。或及身先寶玉死。豈不以賢名相終始哉。惜乎。天之後其

死也。詠史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襲人有焉。

絕大見識。絕大議論。不作襲人贊讀通。卽作襲人贊讀快。梅閣

蔣玉函贊

寶玉動謂男子爲濁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溫潤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纏繇如蔣玉函者。豈從來冤家大抵由歡喜結來耶。巾之持贈也。玉實主之矣。襲人之嫁。玉函之娶。或無憾焉。

彩雲贊

人各有一知己。不得謂君子是而小人非。特慮其不終耳。彩雲之於賈環。其相與可無究。至甘心爲之作賊。亦何淫且賤也。然平兒詰盜。慨然挺身。寶玉認賊。毫無輸色。落落乎石乞之風也。而不可以對賈環耶。然而環且貳矣。古今來陷身於賊而卒爲所疑者。豈少也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無知己也。左傳結束

亦悲亦壯。於以痛哭古人。亦以留贈後人。梅閣

賈環贊

賈環純秉母氣。蠶目而豺聲。忍人也。獨赦老賞鑒之。氣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較恕於寶玉。豈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賢如賈政。尙莫知其子之惡。又何怪乎衛莊哉。

李嬖嬖贊

李嬖嬖龍鍾潦倒。度其年紀在賈母之上。不足爲寶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當叩脛者。百然襲人一生隱惡。從無發其覆者。獨此老借題發揮。一洩無餘。比陳琳討操檄。尤爲淋漓痛快。亦愈頭風之良劑也。昔蘇子美讀漢文。至博浪沙一椎。擊節叫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賞之。

趙姨娘贊

食色性也。而亦有不盡然者。鮮于叔明嗜臭蟲。劉邕嗜瘡痂。賀蘭進明嗜狗糞。今將趙姨娘合水火五味而烹炮之。不徒臭蟲瘡痂也。直狗糞而已矣。而賈政且大嚼之。有餘味焉。豈所賞在德耶。然糞穢卒產靈芝。鴟鴞能卵雛鳳。其下體可采也。賦詩斷章。或不誣焉。

雪雁贊

春秋責備賢者。然當君父之際。亦不容以庸愚之故。稍寬悖逆之責者。良以臣子所許在心耳。雪雁於黛玉。有更相爲命之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卽萬不容已。寧不可以死辭。而乃覲然人面。舍瀕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娘。豈復有人心哉。人將不食其餘矣。速作之配絕之也。

黃善保家贊

段秀實之擊朱泚也。吾聞其聲矣。若拊朽然。其雋不足稱也。淮南王之擊辟陽侯也。吾聞

其聲矣。若築腐然。其快不足稱也。若夫積之愈厚。鍛之愈堅。礪焉而不能攻。鑽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薩焉。運五指之峯。作巨靈之掌。香風蓋去。春雷與新筍齊生。翠袖翻來。鴻爪共烏泥並現。嘻。此何聲也。其殆博浪椎之嗣響乎。贊曰。探春之掌。是震是響。老嫗之喙。惟脆。蛾眉吐氣。爲大白浮者。三老魅殺風。爲舞劍起者。再。

黃絹幼婦。外孫壻曰。梅閣

賈赦邢夫人贊

賈赦似剛非剛。乃剛愎之剛。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剛愎之剛。非理之剛也。故有小泥缺之禍。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鴛鴦之差。竊謂賈赦之剛。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殊類乎魯哀姜。

賈敬贊

天下豈有神仙。然但能盡我性。怡我情。傀儡場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貴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詩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鉢叫化之神仙。而乘雲跨鶴者。不與焉。彼燒丹煉汞。導引胎息者。直自討苦喫耳。然伊古以來。輕萬乘而速禍敗者。史不絕書。豎儒何知焉。

賈珍贊

十惡之條。一曰內亂。犯此者。在家必喪。在國必亡。賈珍席祖父餘業。恣其下流。卽比房矮

是一對不成材料的翁嫗

珍其獅子乎哉狗
毘焉而已

苟非親遺何以俯
首而受之

婿列屋柔靡亦何不可而乃爲不鮮不殄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西府中無完人矣借非獅子介石之堅其能免乎然吾聞之方山子賢者生平得獅子力居多賈珍胡不幸焉

賈瑞贊

賈瑞雅負癡情不以草茅自廢願觀光於上國亦有志之士也特未免不自諒耳鳳姐遽置之死無乃過甚雖然溺糞何物也而敬以持贈是欲以曾經妙處之餘相餉也可不謂多情哉獨不識所贈物果鳳姐親遺否

極諧謔極風調但見其雅不覺其褻梅閣

焦大贊

賈家法於乳母頗厚重於酬庸矣然而人盡母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乎乳之勞卽耐賈廟以血其食非倖也而乃混於輿臺儕於隸僕致僕婦奴子皆得牛馬走之宜其無限塊壘借酒杯以澆之也然而馬糞之填亦未始非努力勸加餐之意不可謂不厚者特恐醉漢飽不知德耳

秦鍾贊

秦鍾者情種也爲鍾情於人之種耶爲人鍾情之種耶爲鍾情於人之種斯爲風流種爲人鍾情之種則爲下流種然爲鍾情於人之種固不得不爲人鍾情之人則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爲種斯爲真情真種其於智能也莫爲之前雖美勿彰其於寶玉也莫爲之後雖

盛莫傳。然顧前不顧後。其象爲天。故不永。厥壽云。

如是我佛說偈曰。女歡男愛。無罣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用爲斯文持贈。梅閣

薛蟠贊

薛蟠粗枝大葉。風流自喜。而實花柳之門外漢。風月之假斯文。真堪絕倒也。然天真爛漫。純任自然。倫類中復時時有可歌可泣之處。血性中人也。脫亦世之所希者。與晉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諡曰猷。譏之乎予之也。

謹而虐。可以下酒。可以噴飯。梅閣

北靜王贊

北靜王表表高標。有天際真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論乎談文章說經濟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蓄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無不臭者矣。天下而更無不臭者也。舍寶玉其誰與哉。死矣。

甄寶玉贊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矯情。矯情不可問矣。甄寶玉不能爲太上之忘情。不失爲其次之多情也。自經濟文章之說中之。而情矯矣。則甄寶玉者。世俗之偉人而實賈寶玉之罪人也。罪人則黜之而已矣。故終之以甄寶玉云。

情字始情字終。雖遊戲文章。仍是篇法一綫。梅閣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題詞并序

余偶沾微恙。寂處小樓。苦無消遣計。適案頭有王雪香夫子所評石頭記。在略翻數卷。不禁詫異。蓋將人情世態。盡寓於粉跡脂痕。較諸水滸西廂等書。尤爲痛快絕倒。使雪芹有知。當亦引爲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戲擬十律。再廣其意。然畫蛇添足。而亦未嘗以假失真。詩甫脫稿。神倦腸枯。假寐間。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女子也。弄月吟風。已乖姆教。而況更作石頭記詩乎。豈不懼吾輩貽譏哉。余應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國風之始。如必以此詩爲瓜李之嫌。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昧昧者。奚啻相懸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見。余夢亦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飄風。樓頭澹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吳女史綠君周綺序。

小序筆下純乎蓬塵氣

黛玉焚詩

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者宵果應燈花識。往日空憐蜀鳥魂。慧業已隨人遞世。癡鬢休爲竹開門。鴨鑪獸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

香菱學詠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腸寸寸搜。著意箇中誠足惜。處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仗可兒留。

不宜兩戀環調

湘雲醉眠芍藥榻

席翻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困人聊困睡。不勝紅雨覆紅粧。尚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礙涼。一種嬌憨又嬌怯。畫工要畫費平章。

晴雯死領芙蓉神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詠難償恨。真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轉爲誤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

靑女素娥李紈悲黛玉

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爲清才遭白眼。豈宜紅粉逝青年。情雖有爲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嘻吁我獨淚潸然。

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紅

妬花風雨瘁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準是相思。怡紅意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爲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頓教重立不多時。

苦尤娘遭賺墮計

花是丰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妬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都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

俏平兒被打含情

末句如小說唱本
俗不可耐

究未呼天剖素胸。紛紛淚咽屈重重。好花風總憑空妬。閒草春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羨卿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卻易容。

妙玉聽琴警悟

機微領略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

鴛鴦殉主全貞

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爲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沽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以香豔纏綿之筆。作銷魂動魄之言。別開生面。喚醒人情。士林中皆當斂手。況出之

閨閣中耶。想紅樓仕女。定亦相顧驚奇。蔣伯生師

以此書之實事。作詩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了了。筆下超超。讀此詩而人情可悟。讀此

詩而私慾潛消。雪香

諸詩不過諧適平
妥絕無一語精警
處而伯生雪香之
評極力讚之不顧
明眼人一笑耶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觀園影事十二詠

寶釵撲蝶



紛飛蛺蝶繞樓臺。暖逐東風撲幾回。扇影亂搖忙玉腕。粉痕斜溜溼香腮。偶因遊戲閒消遣。豈爲迷藏暗捉來。恰怪亭中私語久。防人忽把綺窗開。

黛玉葬花

遠離邱墓附姻親。蓬梗飄零惜此身。況復經過寒食節。更教愁殺斷腸人。有緣玉骨歸香土。無主芳心泣暮春。底事紅顏同薄命。問花花亦悄含顰。

湘雲眠石

宴罷羣芳酒滿卮。雲根小憩力難支。碧縈苔篆侵雙鬢。紅沁花香入四肢。醉態朦朧身欲化。春情約略夢先知。偶聞啼鳥微驚覺。扶起還應倩侍兒。

寶琴立雪

新詩詠罷散空庭。微步衝寒酒半醒。雪裏裘披痕粲粲。風前玉立影亭亭。泥人一笑舒眉黛。伴汝雙丫抱膽瓶。更有梅花顏色好。都應寫照入丹青。

晴雯補裘

熏籠斜倚鬢蓬鬆。手把裘裳子細縫。未抱衾裯心已碎。強拈絨綫力還慵。劇憐衣上餘金

縷何意人間斷玉容他日啓箱重認取不勝惆悵對芙蓉

小紅遺帕

年來心事漸知愁手帕遺忘何處求感悅無聲誰拾取沾巾有淚自雙流秋波斜睨曾留約春夢微酣尙帶羞幸小鬟能解意隔窗私語訴綢繆

藕官焚紙

逢場作戲歷年年優孟衣冠亦偶然豈料癡心成幻想錯疑結髮締良緣魂銷夜月埋香玉腸斷春風泣紙錢撲朔迷離渾莫辨鸞膠今尙續新絃

玉釧嘗羹

憶調阿姊惱萱堂強送杯羹暗自傷欲藉柔情消彼恨故將巧說賺先嘗懷疑試辨膏腴味微倖微沾口澤香爲問噙丹人在否一經回首轉淒涼

齡官畫蔷

忽聞花外發哀音知是何人帶淚吟身隔雲霞難識面眼隨波磔亦關心畫成依樣文無異事若書空怪轉深急雨飛來渾不覺相呼始訝各霑襟

香菱鬪草

豔陽天氣草纈紛團坐庭前喜結羣姊妹喧呼皆雅諢夫妻名色本新聞狂風亂撲搗紅袖積雨微沾浣茜裙恰笑東君情太熱惜花別具意殷勤

平兒藏髮

行李歸家著意看。伊誰剪髮贈新歡。浪交原是癡郎錯。表記須將大婦瞞。詭說同心機善變。僅存把鼻罰從寬。如何乘間反來奪。深恐留藏作禍端。

鴛兒結絡

倚牀斜坐態盈盈。費盡工夫組織精。玉鞦雙肩看秀削。絲抽十指任縱橫。花園已覺翻新樣。絮女猶憐話小名。更把柳條輕折取。編籃餘技亦聰明。



竭皇一笑春濛濛；五文星骨飄太空碧絲綉
 蘭天無功深山如人泣露紅攜手荒雲一爾
 汝夜心期拜牛女明月三生玉自溫春風百
 種花同語羅帕反飛夢不圓瓊樓冷綠催
 行煙芳情不化億萬年含雲結怨通真僊

丙子除夕香瓦樓主筆



孽海情天兩渺茫尤靈帶雨縱荒唐悲
 歎何與神僊事抵死催人早散場兒女
 纏綿亦可哀心香燒盡未成灰近來癡
 窳滾冷絮只恐晨鐘喚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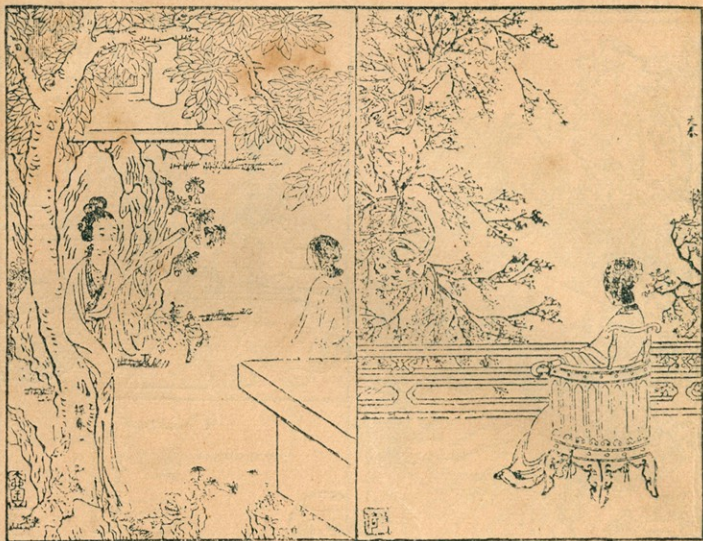
警幻仙子

長春 繪



英皇夜汎紅絲懸寒入滿波亭蘭噴噴流螢點點一現一生盡是合愁
 日卿家少小尚粧樓瘦命無花不耐秋故國高堂俱草草世外家成是感
 通徒道一旦看車至蘭綺繁華照天地長日韓連字一倚南風誰識心
 中事石園春色到瑞堂雅蠟燭為伴隊來宵月不開金屏成野苑爭泥
 土文杯眾中別有同心意宜笑矣真德無接紅燭宵深倦過尋綠忘重
 轉同低絮捉來幽恨已難禁從此同悲日又深當戶無情點古尖斷腸
 唯學鳳樓分箇中女伴箭符將榜榜好才華世與敵道風批月抹詞無
 難於泣珠帶逆雨過雕欄取次行落紅滿庭又傷情封泥為誓誓香燭
 殺粉靚香塵玉銘啼米日日無言空情病殘強強抗老諸君若福日
 知泪足時替旁人憐一點秋淚難物挽現容易避風生歌何安金
 堂沸環珮今宵猶聞堂平染回首傷遺事柳花記慈滿地瘦影伶仃
 望不來名滿猶鎖裝箱翼 丙子正月 擬 孫坤頌 謹啟

豔冠羣芳排律沙風流無端暈相霞瑤宮仙蕊如
 多少此種溫雅第一花沈人風韻本天賦秀色明若
 可餐解識芳蘭真竟辨何像別服冷香九宮廣新
 須一串金盞香添袖如深一雙玉腕白於霄見後有人
 情不禁一種溫柔偏蘊藉十分渾厚恰聰明體奴何福
 能消受空賺紅顏誤此生
 發未長至羅風滿新山氏題
 於紫雲館



林房更此望天采
 春不驚笛恨不禁
 修到紅顏此薄命
 此生又缺女兒心
 己亥初冬上元
 錄忠女文周時題 區

拾得殘蕉枝是
 新桐陰小立
 月如銀海棠開
 到秋逾嬌合
 替羣芳作主人
 蛾眉遠嫁
 累心傷大息三
 春蕉不長紋
 甲聲中銀燭斃
 小齋真箇
 配周郎 劉杞鴻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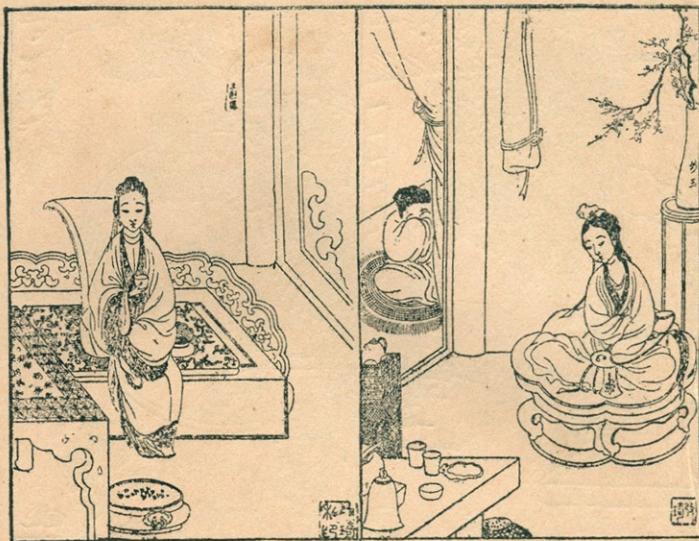


玉鑪清曉炷沉檀
 筆研香燈一几
 安買得十千新絹
 素畫他三百曲
 蘭干棠花社裏秋
 冷癩踈磬聲
 中教墨殘悟徹
 太老真幻境此生
 只合老蒲團
 羨紅豆生子
 治題於醉夢面

瓦真爛溥多態
 態獨出羣釵
 內配顏柔靡
 醉嬌慵何處潛
 藏偷眇落英中
 袖身悄出
 福庭閑逸興
 未同諧倚闌聯
 白月三更窈窕影
 寒塘妙思獸
 蟬卿

虞美人閨咏支湘雲
 詞山





六瓶淨了自是爭手戲惱絕孤塵
 應似舊青眼隨好把空 醉夢神
 理玄吟到語清新何事道 細佛
 喜空

西塘少對子題好玉 雪香



個儻風流四座驚金閨獨許占寸名解
 國慣博諸郎架戲絲常怡大母情不避
 嫌疑原脫略使招猜忌只聰明儉奴中
 酒真狂癡百犬何勞更吠聲武念祖





依帟終日出極
 也弄文書不齊
 謂先無見如態
 打石夫也

己亥小春

金谷子



翠擁青翻壁飛魚散
 涼柏上層樓
 章溪山深秀廊
 雨清幽地綠
 雲幽灘
 流水悠悠
 蘭子三傷
 心何所
 孤洲
 門極息
 猿藉
 西苑
 天教
 崇盡
 問愁
 且解
 過珠
 飄移
 酒三
 春又
 成秋
 不
 分
 重
 鏡
 前
 地
 十
 年
 一
 夢
 四
 臨
 交
 回
 腸
 斷
 雕
 簾
 珠
 恍
 圓
 月
 當
 頭

雨中花憶

徐君倚





隻影常時掩素情
福香生愛境清幽
蘆花亭外空如宮
惆悵何人共白頭
非角鏡兒玉不洗
秋燈深讀月朋評
詩吟梅翠苑
菱豈獨昭宮賞
瘦珠

丙子季冬月下澣菊叢高崇湖題於
燈味書堂



繡園珠帟權壽蕊
女貞花傍一枝鮮
癡情合證情天
甲豔色偏空色界
緣銀燭半枯孤月
冷紅羅三寸心
聖宮中寄語
諸回借願作鴛鴦
不羨仙

成句

柳山走筆





黛怨釵香搥
可憐何誰
作夢中仙春
花不壽秋雲
薄拚衰先歸

補恨天

嘉慶廿有四年正月

雪回可憐

大傳



昨猶西風滿天雪今朝林下弓鞋沒粉黛猶
鬥明月仔細新寒透肌骨不學美人粧
歎衣公子裳衫的紅極雪纖手餘清玉凡
抱仙袂翻一舉小鬟竊一傳私語語語指點
小山波人惹花香不也盡
癸巳清和錫山秦樹楷題於上海官舍經歌深處





卷開姊妹門方姿白雪紅梅得句
 遲畢竟六朝佳麗地座中無客不
 吟詠 蛾眉不是為觀光萍水相
 逢引興長村得聯牀風雨夜一窓
 燈火話家常 顧頊波頭圖

昔年楊柳惹魂銷一岸青
 瘦骨少箇眉眉人綰約秋波
 限領南朝
 早被鶯聲喚出簾憶春庭院
 淺紅嬌有夢無人第一種相思

上柳

癸巳冬遊於申江寄錄 日夕李天賦



香菱



香菱

香菱

前紅刻翠費尋思
風動琅玕聽
鏘時郎主彩
豐門難去空
房月冷獨吟詩

詩香居士崇頌題

香菱



香菱

蕊花扇底慣呼來
破竹聲中
暈屬開極盡
溫存如我急
太
因婚好被人猜
空留針線
悲當
日能得芙蓉
笑幾回
冷指環和長
指爪
三愁濁玉
來同
厭

瞿應紹子治甫

香菱

芳官



尤三姐



柳枝春小怎禁他一陣無情風雨
 嬌鳥兩籠能倩罵不管惹疑鴛
 妬綠醕斟歡紅牙度曲沈醉
 錦語曉未驚起昨宵春上眉端
 剛道曲院藏鈞雕闌門竹綺節
 申君護不斜鴛花成小叔歡爰
 都無憑據露釀玫瑰粉研茉莉
 搃被人猜沮一聲鐘梵笈尋春
 夢何處念奴嬌 顧恒

鏡影天邊月儘色：此身去捺此心乃
 鏡浴洗色湯渾作我割托三生誓
 第恰一縷紅絲同法結就駕喬菱劍
 在逼寒芒冷：光飛雪雋子贈志出
 決 床頭挂巾輕看柳袖推拋同心
 姊妹轉增嗚咽彈缺錦來同白首佳
 誰子秋一瞥想悟烹禪乞湯乾爭奈郎
 情非真竟誤蠅臂碧盡年：血吐
 氣射冷雲裁 調倚金樓曲
 倚竹鄉人黃仁題



金秘籠夢白雪飄飄，
 一舞鶯尤嬌。手花翻處，
 飛雙蝶，浴色生香枝。
 蘅香禱得，雙星不如妾。
 長含嗔一擲，春范細攪。
 日紅閨結，賈絲。

丁丑日姜泉書於紅木澤館



蝦鬚條脫綺羅身，
 人粉波盈。拉晚妝菱花鏡，
 鳳匹風。

己亥孟冬嶺梅題



竹徑調鶯花陰溫藥三生並住滿湘奈
 玉人多恨生小雜卿為說故山風景休春
 戀又怕心傷同消受葬花春短夢兩秋
 涼 休忘正經主意願玉鏡團圓早下
 溫郎甚零星鱗幾淚清紅香到底因緣
 沒分只少箇金玉相當都看破夢痕泡
 影便上慈航

鳳皇堂上憶吹著題並詞

劉松

一

一種叔星備小星繁花移舌悞
 將近志者特賜偏承寵羅怕
 深處早結學郎顏自始鏡
 終媚妾身泥去始分以人生
 一原譚、月易却家癡兒
 淚用情

柳山

一



細數金釵試為他蓄
 蕤花底隔層羅障
 微雨吹來香不辨
 誰何葉頻相視想不
 意驚恁蝶至漫把相
 思字寫 點律名

寧古先生題



花未鏡裏返春風消息
 迢遞三星又今夕
 慵墜馬鬢緩靈蛇含
 啼艾一縷隨瘡難覓
 回頭看鬢影時合神
 光瞥見後飛彩翼
 低語小定楞伽試華
 清憑懸轉轉我心
 匪席問香澤羅襦更
 誰親又纖手驚迴
 暗窺簾隙 洞仙歌

研北黃仁題





圓荷葉、水鱗、月
扇風青最可人、在道
會場分二氣、金麒麟
配玉麒麟 荻州

一生風月且瀟瀟、朝在石向暮在
石向暮、針、脾、小、雲、鬢、南、若、眉
形、紫、若、羅、衫、柳、桐、深、雲、曲、面
手、若、又、甜、之、舞、又、甜、之、舞、有、他、館、晚
涼、天、香、何、輕、寒、冷、怕、結、寒
一、帶、香、蓮、似、笑、痕

新山園



靈鶴無聲壁月殘
 一簾花影上
 闌干
 佳句領幽愁
 滋味真覺相
 思入骨寒

此冊徐渭在



十五不知秋何處
 春波秋一舟
 移重與且與
 句畫懷之
 旅已石今夕
 是何夕
 手携上
 女華
 倚清暇
 花鏡日
 精神
 明月
 病前身
 五
 五架
 古之
 所
 羅人
 新
 把
 米
 可
 問
 何
 得
 且
 隨
 上
 芳
 客
 好
 讀
 博
 華
 偏
 易
 勤

題佩鳳

耕美社



十五盈一、一味痴吳、矮短幅記相
 思春生芳樹、櫻蕊小語隔亭
 闌、蛺蝶知偷、嫩可嫩如碧玉
 嬌歌、端合喚紅兒、麝蘭囊是
 尋常物、中有心香、好護持

空公治入



靈絲雙挑、髻春藏、心字
 胸眼波、微瀾態、朦朧、戈
 點、靈犀消息、已流通
 茗味、蓮步、細字、痕、柏、葉
 滾、或情、心、合、托、情、鏡、祇
 惜、眼、心、身、在、梵、玉、宮

湖南歐子顏書

羅才女書





禪心將作沈沈絮偶意鐘
前見笑容一樣嬌癡小婢
于憐御態度似芙蓉

己卯春日題于石前里

夢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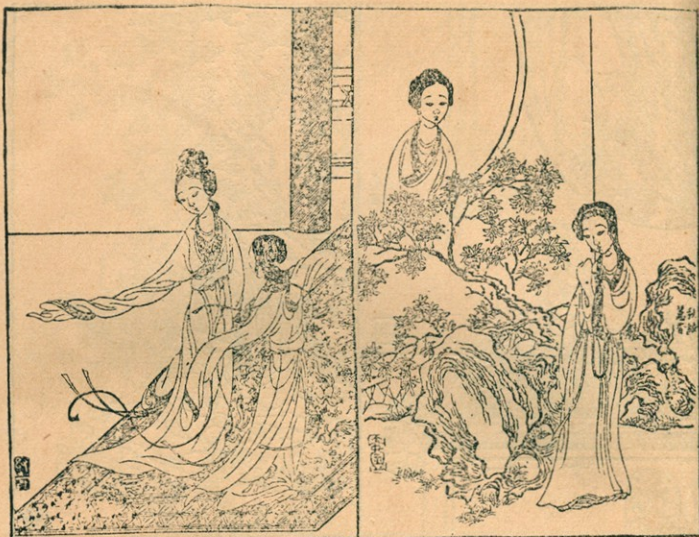
地是荒冬陽抄黛誰堪數春慈問有無
似原來瑤圃習語不似輕娘愛嬌非
關字地葉着亦青山青天生侍兒隱居
然工嬌態若若上添香供壽博敬堂輝玉
府中樓蓮戶隔雲泥女伴渾忘暮歸時

斜日西 早星小煙入書

甲申四月

錢唐錢杜詩美





天然色相多妍媚公子心如醉紅顏
成隊供情癡悵腹芙蓉鶯燕莫猜疑
雙鬟情向曲欄駐春興惹愁緒髮邊
花朵試斜簪石畔閒遊也歌問三生
雲美人一闋 沈耀鈴學填

羅茵周設繡帳高寒佳人並進
妙舞呈妍擢腰參差投袂巧捷
應節鴻翔分行燕接珮轉珠響
鬟顏霧垂標名絳樹擅嫩柘枝

高崇瑞





春館

寶玉

續

青埂峯頭容再進分明身世此紅樓還容
 富貴閒人到尚有情天母子留十載經銷幾
 散發一心破作兩恩仇出門大哭從今去瑞却
 平生為種愁

丙子六月蓮巷生日賞雨玉鑰三闕雪詞館

瞿應知子治甫請一過題記



少要年長貌似城玉粉天然化家生
 從此書高添膝交宵深輕復突絲
 柳 絕多平神解衆芳出兩柳
 果情率童錢情偏在優左輩
 野字開花不有香

丙子秋九月

顧凌波款于海上





雙額秋監踏細蝶隱露微頰吹雙
 曆歌場吮竹露裏回舞裏分荅月
 巫陌關回絮果春絲上黠武矜袖
 尤相隣海紅敷綃香一丈畫映有
 我吹如煙翻爾驚嚙求供奉櫻桃
 柱合檀郎覓後相思烏耳風依
 稀等庭活秦宮

素、韓毅隔座駐五陵芳少日芳
 潑雪席一燕潛通火不在玻璃中
 溫柔絕少動疑聲年無限情若
 子荆燈有一端堪鑄羨天生伏儼
 兩低城 侯官廖鴻崖



舞榭歌臺笑語親
 長君管領絕
 陽春風流獨許
 目花
 繼鏡存憐
 甚比人
 絮累
 蘭因
 皆風
 之
 驚
 帝
 燕
 得
 莫相
 真
 雨
 籠
 鷓鴣
 妙
 借
 流
 為
 有
 苑
 源
 春問津
 序伯禮存鷓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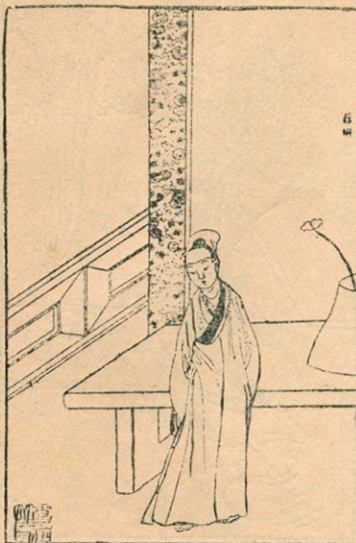
同

探芳園正妙種宜男
 花裁婦女箇人門外
 曉
 地
 幾
 延
 仙
 小
 紅
 偷
 諧
 霓
 裳
 豔
 一
 雲
 羞
 眉
 綠
 柳
 驚
 娥
 媚
 態
 幽
 情
 芳
 傳
 毫
 素
 明月
 澹
 窗
 戶
 歎
 春
 雨
 飄
 蕭
 秋
 風
 來
 暮
 仙
 子
 蓬
 萊
 何
 日
 啓
 瓊
 宇
 宸
 輝
 落
 葉
 迴
 心
 出
 淺
 漏
 防
 鷓
 鴣
 對
 愁
 腸
 逗
 起
 出
 用
 詩
 句

探芳信

蘋婆花史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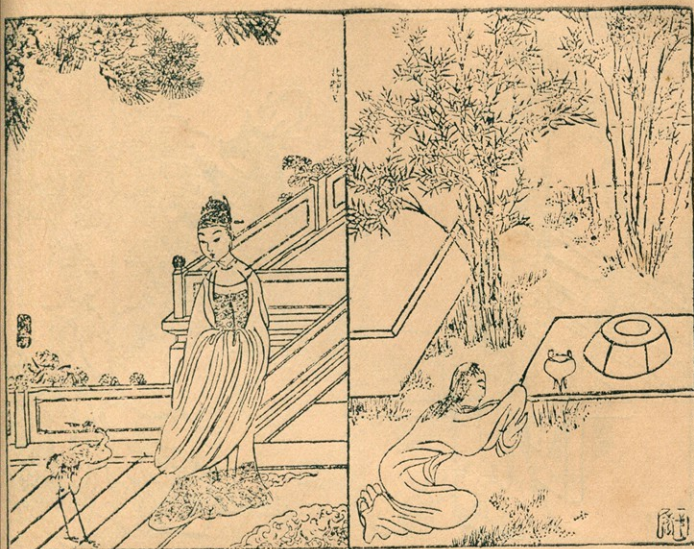
春來春去不聞
憐嚼爛熊兒漸
得名最喜曉風
殘月候稻花香
裏讀書聲
華亭沈文偉頌

通眉長水小郎君
蘭氣吹天功化雲如
此風流堪擲景不
教斯婦記春軍
何人翠裘倚天寒
問問仙教一飯難
吟
新感美州畔路冷
花移帶風殘

七言二截句

劉樞題





時須茗人宗塔緹
 新評周壚下宮灰
 菊車春感泣素
 部倍位小洛履
 長滿覺置奴神出
 容園親天焉心城
 圖歌歸焚識公子壁
 吹公巧意獨勝
 一尚柳中為

翻：風度貌孝一見一傾研玉即指
 踏玉珠解表意操操猗帶御鏡素
 列屏雅瀟勢分棠昔考唐多氣欠
 相過交德也楚尋常事難得焉
 書禍集中一
 蘇以波題

瓶寶玉



玉壘山人改琦寫



銀屏暗度嬌魂小，
 是誰來也鏡裏分。
 身波同画影，此樂條魚真箇花枝半，
 醉睡蝶初酣碧雲裏，小院沈沈麝烟和雨銷。
 簾墮前身明月是我，更梅花點點分影。
 腮頰水面捐風，鴻泥印小一片芭蕉陰，大斜陽初下，恰鴛枕驚回綠牕春，鏢檢點屏山是儂歸路麼，臺城路 顧恒



增評補圖石頭記圖咏

深院花柳鎖的夢
 證因果一笑忽相逢
 不辯年与我

時荏生頭名題此寶可



情急縛蘭愛善端，
 漸定纏中，但祝好為為供養，
 誤給信玉為是錯認，
 時自私語，可憐暮地，
 記識從前，
 三生結，
 濃如許，
 何幸，
 調幸，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大觀園圖說 謹就第十七回中所載錄出。間有增益。俱參全書而貫串之。但頭緒紛如。良多掛漏。閱者諒焉。

園在兩府之中。東盡會芳園地。西就榮府舊園。及下人所住餘房。歸併而改建之。計周圍三里半。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鳅脊。門闌窗格。俱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鋪白石苔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雪白粉牆。其下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進門一帶翠幢。擋住望去。白石峻嶒。或如鬼怪。或如猛獸。縱橫拱立。其上苔蘚斑駁。藤蘿掩映。中間微露羊腸小徑。從此徑迤邐進山口。上有鏡面石一塊。題曰曲徑通幽。入石洞。佳木葱蘢。奇花灼爛。一道清流。從花木深處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武。漸次向北。平坦寬敞。兩旁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間。俯視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闌杆。環抱沼沚。石梁跨港。爲沁芳橋。橋有亭。爲沁芳亭。聯有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句近怡紅院。爲園中出入所必經諸處總路也。寶玉與黛玉。于此花下看會真記。赴探春招。于此接賈芸信。自蘆雪亭回怡紅院。于此見探春從秋爽齋來。一同出園。同寶釵寶琴。自薛蝌處回。于此遇襲人香菱等看魚。訪黛玉。于此見雪雁領婆子送菱藕等。受紫鵲氣。于此發駭。遇岫烟。于此商寫答妙玉帖。又小紅往蘅蕪院。問鶯兒取筆。于此遇李媽。又黛玉找寶玉。于此看各色水禽。遇傻大姐。于此言明娶寶釵事。又晴雯送傅試家婆子。于此止。又香菱以詠月詩送黛玉看。于此遇李紈等。又史太君還湘雲席。于此小坐。亭後有桃花山子石山。後爲黛玉葬花處。橋之西南曰

議事廳。卽省親時太監所起坐者也。後熙鳳病。李紈等于此理事。額曰體仁諭德。再西爲梨香院。近榮府之東南角。爲榮公養靜之所。前廳後舍。另有門戶通街。院之西南。有角門通王夫人正房。薛蟠母子。初至居此。後入大觀園。爲教演女伶之所。出沁芳亭過池。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掩映。門內迴廊曲折。鸚鵡喚茶。階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窗映茜紅。裏間房裏又有一門。外種大梨花并芭蕉。小退步二間。爲後院。牆下開溝尺許。引泉一脈。灌入牆內。繞塔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是卽瀟湘館也。聯曰。寶鼎茶煙尙綠。幽窗棋罷指猶涼。館側有橋曰翠煙。由此達怡紅院。小紅往黛玉處借噴壺。經此橋畔。有亭曰滴翠。傍池而築。四面遊廊曲檻。雕鏤格子。四月二十六日餞花會。寶釵撲蝶至此。聞小紅墜兒說還帕事。出瀟湘館而左。爲秋爽齋。中曰曉翠堂。聯云。煙霞間骨格。泉石野生涯。探春結社于此。同黛玉等賦海棠詩。賈母還史湘雲席于此擺飯。又名秋掩書齋。院後種梧桐。此處從園之東角門進向北。過沁芳橋亦便。近秋爽齋者曰荇葉渚。又名柳葉。亦作杏葉。賈母于此登舟。過花溼至蘅蕪院。鶯兒同蕊官至瀟湘館于此摘柳條編花籃。由瀟湘館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春日杏花百株。如蒸霞噴火。裏面數楹茅屋。外以桑柘槿榆各色樹之。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南溜青籬。籬外土井。一旁置桔槔。轆轤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有石題曰杏帘在望。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于樹梢。樹旁豢養雞鴨。之類。步入茅堂。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而盡。是爲稻香村。聯云。新漲綠添澗葛處。好雲香護采

芹人。出村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茶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芍圃。內有小
敵廳三間。卽紅香圃。寶玉平兒岫烟寶琴同日生辰。探春李紈尤氏諸人及鴛鴦襲人紫鵲等。于此擺酒祝壽。外

卽湘雲醉眠處也。由芍藥圃入薔薇院。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
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元妃賜名花淑。至此分水陸兩路。由秋爽齋側至紫菱洲。賈
母還史湘雲席。從瀟湘館來。于此登舟。至秋爽齋。比陸路稍近。自紫菱洲而左曰暖香塢。東西兩邊。皆

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石頭匾。西曰度月。東曰穿雲。中有蓼風軒。此地近秋爽齋。亦

云與稻香村鄰近。意稻香圃畦本廣迤邐而達此耳。否則已隔暖香秋爽荇葉諸處矣。何

以復近乎。賈母從蘆雪亭到此。看惜春畫大觀園圖。寶玉訪惜春。見與妙玉下碁。過暖香塢。穿入一條夾

道。通藕香榭。榭蓋池中。遙對綴錦閣。四面有窗臨水。左右有迴廊。跨水接峯。後面係曲折

橋。編竹爲之。行則有聲。熙鳳所云咯吱咯吱者也。聯云芙蓉影破歸蘭漿。菱藕香深瀟竹橋。史湘雲
請賈母等吃蟹。于此賞桂賦詩。賈母還席。亦于此先命女優吹彈。從竹橋過去。穿蘆度葦。過一徑。傍山

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竹房。茆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荻掩覆。

是爲蘆雪亭。李紈于此開社。同寶玉寶釵等雪中聯句。並賦紅梅詩。熙鳳賈母先去。至惜春處看圖。此從花

淑所分之水路也。陸路從山上盤道。攀藤撫樹。第見水波溶蕩。曲折紆迴。池邊兩行垂柳。

雜以桃杏。遮天蔽日。柳陰中露一朱闌板橋。過橋諸路可通。有一所清涼瓦舍。一色水磨

磚牆。清瓦花堵。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門內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瓏山石來。四面

繞旋各色石塊。將所有房屋。悉皆遮住。無一株花。惟種異草。牽藤引蔓。或垂山巔。或穿石腳。或垂簷繞柱。或盤砌縈階。或翠帶飄搖。或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是金桂。稱名不一。散見諸書。其房兩旁。皆抄手遊廊。上面五間清廈。連著捲棚。四面迴廊。綠窗油壁。清雅比他處不同。曰蘅蕪院。聯云。吟成豈惹詩猶豔。睡足茶縈夢亦香。院側橋曰蜂腰。以板爲之。通怡紅院。小紅取筆于此。遇賈芸。寶玉于此。遇李紈。請點鳳之人。出院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峨。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已是正殿。聯云。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省親前。元妃先御正殿。賈政等男戚于月臺下。排班行禮。史太君等女戚于月臺上。排班行禮。省親後。于殿上開講。東面飛樓曰綴錦閣。閣下藏圍屏。桌椅。船篷。篙槳。花燈之類。閣上史太君。還湘雲席。三宣牙牌令。西面飛樓曰含芳閣。殿外玉石牌坊。龍螭蟠護。玲瓏鑿就。題曰省親別墅。後面正樓曰大觀樓。繞過西邊。至大主山。山峯脊上。爲凸碧山莊。莊有廳。廳前有平臺。以備賞月地。中秋夜。賈母領賈赦。賈政及諸男暨王夫人等。于此賞月。聞笛。山坡下爲凹晶館。從凸碧山莊下坡。灣曲一轉。卽是。蓋在池邊。與凸碧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山一水。遙遙相對。直通藕香榭起徑。中秋夜。黛玉湘雲。妙玉于此聯句。同至櫺翠菴。過此至一大橋。水如晶簾。奔入此橋。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茆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其四面植紅梅者曰櫺翠菴。爲妙玉焚修地。小沙彌所居之達摩菴。女道士所住之玉皇廟。俱在此。或長廊曲洞。

或方廈圓亭不一而足。忽見前面又現出一所院落來。一徑引入。繞落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堂。進門兩邊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一邊種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蓋。絲垂金鏤。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間抱廈。曰怡紅院。其中收拾與別處不同。分不出閒隔。四面皆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傲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經名手雕鏤。鑲金嵌玉。逐一幅中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格之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真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條爾五色紗糊。竟是小窗。條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掘成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于壁。而都與壁相平。地上磚面皆碧綠鑿花。轉過一架玻璃鏡後。此鏡有機括可以開合。掩過鏡子內有門。兩層紗廚。廚後爲寶玉臥房。便是後院。院中滿架薔薇。過花障又見清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寬廣。石頭砌岸。上有白石一塊。橫架爲梁。再去爲月洞門。爲花障。劉老老于此誤入。此溪從開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總共至此再南則仍合一處。從牆下出去。溪邊大山阻路。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門現于前矣。此從花溆來之陸路也。外如榆蔭堂。平兒生日于此筮席。嘉蔭堂。賈母八旬于此擺茶請各王妃諸諸命。又中秋夜賈母于此焚香陳瓜果。俱在園中未及細考處所。則惟備列之耳。又大門之旁。尚有聚錦門。在西南角上。史湘雲病時。管事吳大娘于此領大夫進園診看。東角門在東南角後門五間。諸

姊妹在園中以此爲內廚房。派柳嫂子管理。專辦園中食用。以上俱係元妃省親時改建修造。一切經劃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居多。此大觀園之大略也。其詳不得而考已。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首

音釋

第一回

捏音涅捻聚也

癩音賴疥疾也

跛彼義切音賁偏任也

掐音恰爪刺也

嚷姑回切衆聲胡鬧也

麤音鏽相雜也

瞧才笑切音樵去聲偷視也

傻音沙上聲不慧貌

摔音率棄於地也

藹音指

嗒子感切音咎上聲俗云我也

骯音慷

達挑達之達音圖放恣也

咕音帖附耳小語也

甄音真姓也

跣音先足親地也

很音痕上聲俗作狠

唬音嚇義同虎聲也

汞音閔丹砂所化爲水也

鑿音暫鑿也

曆音歷頰也

馱音開

髒音葬

嗜音轄大開口也

百音遙上聲挹彼注此也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晒音腆面目之貌

腆音腆慙也

謔音鄒胡言也

菌音郡

搯音礎擊也

第九回

第十回

揩音答手動也

第十二回

閉虛駕切音訝門閉也

擎音慶以手按之也

馱音城鬼旋風也

哼他敦反口吹氣也

喇音辣

第十七回

蘼音藥水草也同蘼蘼

摳驅侯切音驅挖也

咤音佗同詫誇也

撩洛蕭切音聊

第十八回

翫音唌大扇也

瞥音匹暫見也

第十九回

擔他念切音忝以舌取物也

瓢音囊皮中實也

踢音儻申足伏臥也

呵許何切噓氣也

第二十回

啐音倅語相呵拒也

踢音剔足傷人也

第二十一回

鞞音跋履也

駒音庫鼻息出氣也

抵音敏

第二十二回

嚼音窆

筊音選

拊音箝同錯

第二十四回

趨起音列疽足不進也

唏音喜笑聲也

第二十八回

蹊匹妙切音飄去聲目小貌

啻虛庚切

噉音翁蟲聲

用俗字讀作謔

第三十三回

葳蕤音威蕊麗草也江浙呼爲娃草

屨音替

第三十四回

窆同挖手探穴也

晾音亮曬暴也

第四十一回

鼓斂音顛掇稱量也

嗆音鏘

刨音包削也

瓠音班瑞瓜

瓠音袍飲器

學音駕爵也

盞音喬椀也

躡音鐸乍前乍卻也

擊琴音蓬形鼓聲也

凸音突高出貌

鼾音翰鼻息入氣也

撻尫音緘戒行不正也

礮音損物雜沙也

媯音煙美貌也

乜彌也切音咩

第四十九回

臙音羶義同羊臭也

羝音巴腊屬與羝同

摠北音讀作顛

第五十回

罽音計織毛爲之

杈牙音又牙不正貌

第五十二回

嚏音帝噴鼻也

啗音喫以鼻收氣也

第五十八回

髡音冗附肉細毛也

檣音喧履中模範也

第六十回

跣音徒與躡同步也

攬音移以拳觸人也

唵音聲啞言多也

鑊音旋溫器也

第七十回

篋音屨收絲器

第七十三回

籊音孤以篋束物也

攬初患切逆而奪取也

第七十四回

怵音笨性不慧也

第七十六回

凹音拗窪下也

最屬音避戲作力貌

第七十八回

姍音詭畫好貌

顛頷音坎含飯不飽而面黃也

鱣音至酒器

啜音啜魚食之聲也

第八十四回

搐音觸牽制也

喀音客嘔也

第八十八回

擻音蹺舉也

擘同譁

第九十七回

趨音湯走也

悞音軟怯弱也

睏音惇動也

第一百一回

喊音聲

喊音聲也

唼音刷鳥理毛也

唼音樓鳥聲

拂音佛

唳音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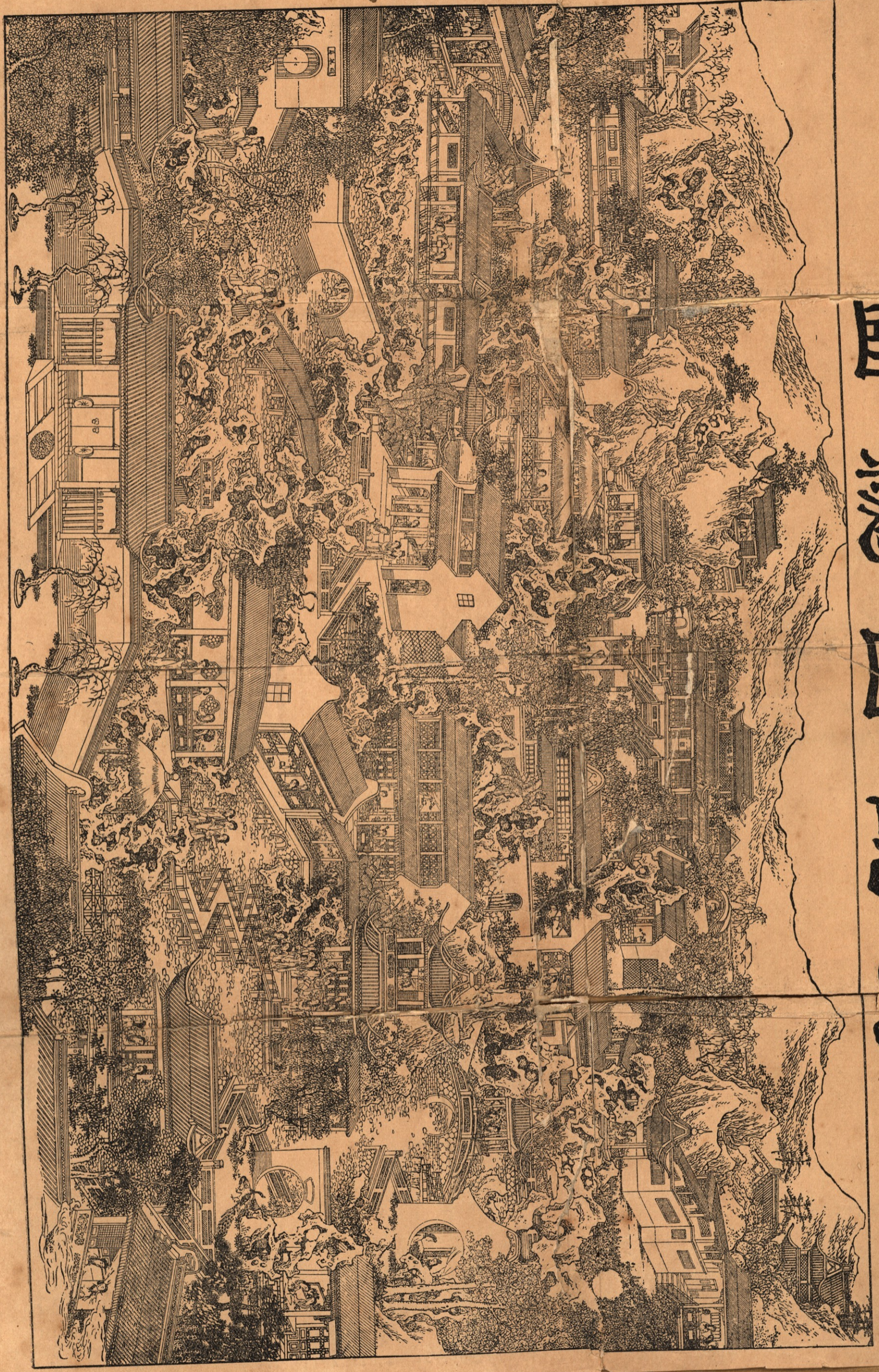
第一百十九回

扔音仍牽引也

查全部書中眼生之字尙多且間有俗體字典所不載者只可相沿意會未能一一音釋掛漏之譏知不免也

001981

大觀園總圖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1981

180100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1981